

【中医古籍校注释丛书】

学术顾问 李鼎 冯世纶
审订 邱浩

湯液經鉤考

【民国】杨绍伊

陈居佳

晶校注



學苑出版社



湯液經鉤考

【民国】杨绍伊◎辑复

陈居伟 郭玉晶 校注

学术顾问 李鼎 冯世纶
审订 邱浩

【中医古籍校注释丛书】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汤液经钩考/[民国]杨绍伊辑复;陈居伟,郭玉晶校注.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1. 7

ISBN 978-7-5077-3802-5

I. ①汤… II. ①杨…②陈…③郭… III. ①伤寒杂病论-经方-
研究 IV. ①R222. 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35671 号

责任编辑:付国英 林 霖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邮政编码:100079

网 址:www. book001. com

电子信箱:xueyuan@public. bta. net. cn

销售电话:010-67675512、67678944、67601101(邮购)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 厂:北京市广内印刷厂

开本尺寸:787×1092 1/16

印 张:17.5

字 数:190千字

印 数:0001—3000册

版 次:2012年8月第1版

印 次: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2.00元

汤液经钩考

学术顾问 李 鼎 冯世纶

主审 邱 浩

校注 陈居伟 郭玉晶

楊紹伊夫子考次

湯液經

弟子李鼎敬署

劉氏一錢閣
曾福臻鐫傳

弟子李鼎錄稿

戊子年冬初版海門沈旦校字

湯液經卷一

商伊尹著

漢張機廣論

胎臍藥錄 又廣

成都楊師尹紹伊考次

華陽劉復民叔補修

◎太陽病證論第一

太陽病其脈浮

太陽病發熱汗出而惡風其脈緩為中風

太陽中風發熱而惡寒

太陽病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體痛嘔逆脈陰陽俱緊為傷寒

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

若發汗已身灼熱者名風溫風溫為病脈陰陽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

伊尹湯液經

卷一 太陽病證論

一 壹錢閣鐫傳

必紆語言難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視失溲若被火者

促命期

太陽病脈反躁盛者是陰陽交死復得汗脈靜者生

吐舌下卷者死唾如膠者難解舌頭四邊徐有津液此為欲解病者至經

上唇有色脈自和為欲解色急者未解

太陽病下之其脈促不結胸者此為欲解其脈浮者必結胸其脈弦者必咽痛

其脈弦者必兩脅拘急其脈細而數者頭痛未止其脈沉而緊者必欲嘔其脈

沉而滑者挾熱利其脈浮而滑者必下血

太陽病脈浮發熱身無汗自衄者愈

太陽病頭痛至七日自當愈其經竟故也若欲作再經者當鍼足陽明使經不

傳則愈



前言

一、杨绍伊生平及中医学主要观点

杨绍伊,初名思复,字回庵,号履周,盖心仪周代“复圣”颜回,取名寄私淑之意。八年国难,日寇陷沪,耻名籍为东洋昭和年号所污,因夙仰商代“圣之任者”——被医家誉为“汤液元圣”之伊尹,遂改名师尹,字绍伊。据先生弟子李鼎教授回忆:先生生于清光绪十四年戊子(1888),卒于民国三十七年戊子(1948),享年六十一岁,四川成都人,师从近代今文经学大师井研廖平先生。杨先生早年愿学孔子,钦羨颜回,志在道洽大同,天下归仁。然乱世儒学式微,孔子书为世人误读,遂据“不为良相,当为良医;良相治国,良医济世”之古训,侍廖先生兼受古医经,后依于仁术,从游青囊之艺。“盛年妻死子夭,遂不复家。民国十九年(1930),尽散家财;翌年(1931),飘然出游,初之渝(重庆);又翌年(1932),东之沪(上海);又翌年(1933),之宁(南京)”(刘复《汤液经·跋》),颠沛流离,民国二十五年丙子(1936)重返沪并定居,成为当时上海川派“儒医”。先生生值清末民国,内忧外患,战乱连绵,民不聊生,西学日兴,中学凋零,弱冠即致力于承传中华固有学术文化,继往圣之绝学,步前贤之后履,终将一腔宏愿倾注于中医济世活人之业。他习儒著书,安贫乐道,隐遁杏林,解危济厄,不求闻达,堪称君子。儒学著作:《论语



绎语》^①二十卷、《语助词赅》^②二卷、经子杂文若干；医学著作：考次《汤液经》等^③。

作为一代儒医，先生绍承廖平学脉，于医家推崇古“经方”之学。廖氏研究经方，以唐代孙思邈《千金翼方》卷九、十以及《千金要方》卷九、十所载“伤寒条文”、“仲景方”为最佳；杨绍伊研究经方，以魏晋王叔和《脉经》卷七、八、九收录“仲景书”为首选。先生考次《汤液经》，主要学术观点为：先秦至汉代存在着“农尹、岐黄二派，犹道学之有羲孔、黄老二派”（《汤液经·考次汤液经序》^④）。东汉张仲景为“农尹汤液家”之重要传人，其“论广”商代伊尹所著《汤液经》，撰为《伤寒杂病论》十六卷；伊尹《汤液经》“悉具”于《伤寒杂病论》，甚至“一字未遗”。王叔和全面收集并三次整理了“仲景书”，但非“汤液家”仲景之衣钵传人。“今本仲景书为任圣之《汤液经》、张仲景之《广论》、王叔和之《仲景遗论》，撰三种集合而成。”

二、杨绍伊考次《汤液经》内容简介

杨先生《汤液经》编次为：卷首为《考次汤液经序》、《张仲景论广汤液经序》，卷一列“三阴三阳”诸篇目，卷二至卷三列“诸可不可”诸篇目，卷四至卷六列“卒病论”诸篇目，卷末为《辨脉法》、《平脉法上》、《平脉法下》。

考证内容主要见于《考次汤液经序》：

① 以《论语》原文为“经”，辑佚孔子相关言论为“纬”，综合考据、辞章、义理，释词解语，阐微发幽。

② 全面汇总，对比考核，深入评析明、清学者有关汉语助词之研究。

③ 参见李鼎：刘民叔先生《汤液经》跋。医古文知识，2005，4：37-38。

④ 以下引文末标出处者，均引自此文。



第一、根据魏晋间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云：“伊尹以元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又云：“仲景论广《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作出推论：商代伊尹传承上古神农氏《本草》之学，著有《汤液经》。《汉书·艺文志·方技略》经方类著录：“《汤液经法》三十二卷。”《汤液经法》乃是保存有伊尹《汤液经》内容之汉代传本。又据《名医录》云：“仲景受术于同郡张伯祖。”推断汉末张仲景师从“《汤液经》传经大师”张伯祖，得到古本伊尹《汤液经》传承。他断言：今传本“仲景书”全文收录了伊尹《汤液经》，即凡以“太阳病”等六经病字样题头的条文，即为《汤液经》原文；凡以“伤寒”二字题头的条文，即为张仲景仿照《汤液经》体例加以“论广”之述。并自设问难：明明论述“中风”、“温病”证治的条文，为何往往冠以“伤寒”题头？原因是：“任圣以‘六经’名题首，统论中风、伤寒、温病，理出当然。仲景以‘伤寒’二字题首，统论中风、伤寒、温病，例援旧惯。”并据《难经·五十八难》云：“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指出：“仲景之作欲不溷於《伊经》，舍易题首，无由辨识。而易题之辞，求如‘六经’名之能统中风、伤寒、温病三端者，实舍‘伤寒’二字之沿习语，无有可取。”

他将“仲景书”中“六经”名题头的条文与《尚书》、《诗经》保存相传为商代伊尹的作品^①，从文辞风格、行文气度进行了比较：“《汤液经》文辞质实，记序简显，发语霜临，行气风迈，殷商文格，此属一家。”又举例：“《脉经·第七卷·可发汗篇》：‘太阳中风，阳浮而阴濡弱，浮者热自发。濡弱者汗自出，啬啬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鼻

① 参见本书《附录》。



鸣干呕，属桂枝汤证。’此条之文与《商书》、《商颂》形貌即甚相近，其方质廉厉之气，比诸东汉之逸靡，西京之宏肆，秦书之譙譙，周书之谔谔，显有时代之别。”至于“此经之文从字顺，与墨子引书，史公纪古，《齐诗》、《齐论》之有异文，《逸周书》之文从字顺同故”，盖由“古人传学，悉由口授。后师说之，每多随意举文，不遵原次。或增其字句，或减其字句，或改易其字句。故有一条两举，而彼此异词者；亦多折节错出，失次失类者”，“商初以至汉末，经岁几及二千，其间师师相承，其词其句，不知其几经改易”。或正面论证，或驳斥诘难，进一步论证了凡“六经”名题头的条文就是伊尹《汤液经》原文。

第二、再据《针灸甲乙经·序》云：“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皆可施用。”指出今传本“仲景书”中：“推之凡未冠有‘六经’之名，未冠以‘伤寒’二字者，其语必属‘遗论’。”王叔和不但“撰集仲景遗论，以之次入仲景书中”，“即仲景序中‘撰用《素问、九卷》^①、《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五句，与‘若能寻余所集，则思过半矣’至‘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一节，悉出其撰次”。还指出：王叔和依据《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诸书作了《伤寒例》，并撰用《平脉辨证》作了《平脉法》，撰用《胎胪药录》作了《辨脉法》。

第三、依据“叔和于《诸可不可》篇首序”云：“夫以为疾病至急，仓卒寻按，要者难得。故重集《诸可不可》方治，比之《三阴三阳》篇中，此易见也。又时有不止是《三阳三阴》，出在《诸可不可》中也。”^②指出稍早于皇甫谧的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前后曾有“三撰”，“其

① 杨先生把《素问、九卷》看做一书，指《黄帝内经》。

② 原文见于《伤寒论·辨不可发汗病脉证并治第十五》，不见于《脉经》。



初撰之《伤寒论》载在《脉经》第七卷，遗论、余论载在《脉经》第八、第九两卷。今之《金匱要略》，遗论、余论之再撰本也。今之《伤寒论》，再撰、三撰合刻本也。其再撰本即《诸可不可》八篇是也，三撰本即《三阳三阴》篇是也。”并在正反论证上述结论的基础上，“返辙回轮”，得出《汤液经》原书篇目：“以《诸可不可》分门者，为《汤液经》篇门之旧。”“《汤液经》中，确有此《三阳三阴》篇。此等条文即载在《三阳三阴》篇中，专明六经证形，而不及方治；其方治之条，悉载在《诸可不可》篇。又知此无方治条之《三阳三阴》篇，必列在《诸可不可》篇前。以此等条文所论，全属开宗明义。”“《汤液经》篇目，《诸可不可》八篇外，尚有《卒病》等篇。《汤液经》中之《诸可不可》篇，为专论中风、伤寒、温病、风温四种，不杂卒病一条。”“然以《金匱》篇目订之，如消渴，如黄疸，如奔豚腹满，如呕吐下利，皆《卒病论》也。”“今已考知为《卒病论》外，惟汗、吐、下三门……全出自《汤液经》。”由此编次出《汤液经》书目。^①

三、杨绍伊考次《汤液经》经方理论贡献

杨绍伊先生依据《汉书·艺文志》中提到了医经、经方等医书分类，今传本《伤寒论》中没有涉及“五行”的论述等，在国内较早提出了在先秦时代，与诸子百家争鸣一样，医学领域也存在理论各自独立、治疗各具特色的学派差异，“医学之有农尹^②、岐黄^③二派”、“汤液家以六经统百病，岐黄家以五脏六腑统百病”。对此，中医界各执一

① 篇名、次第详见杨绍伊考次《汤液经》原书。

② 理论主要存在于经方著作，治疗手段主要为本草、方剂。

③ 理论主要存在于医经著作，治疗手段主要为灸熨、针刺。



词,争论愈来愈烈。笔者认为:是否可以认定秦汉以前医经与经方医学观点彻底异源异流、毫无联系?作为同样治病救人的“汤液家”与“岐黄家”是否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临床上各自的理论丝毫没有融和、借鉴?汉末张仲景是否就是所谓“汤液家”传人?其本人的医学思想,是否真的与所谓“岐黄家”著作的《素问·九卷》、《阴阳大论》决然无涉?“仲景书”中的六经命名与《内经》中的六经命名有无关系?窘于目前传世、出土的文献、文物,难下定论。杨先生观点的提出,可以启迪今人从中医理论、临床、医史文献、各家学说等不同角度探讨下去,从而进一步梳理先秦两汉经方流派之沿革,研讨经方之肇端、规模、流传,《伤寒杂病论》著作之年代、渊源、体例,张仲景学术之传承、特色、应用,等等。

值得强调的是,杨先生努力考次《汤液经》,并由此阐述了体悟出的《汤液经》古书经方学术体系。他提出:“治病之法,无论其为温补、为养阴、为汗、为吐、为下、为利,病之去路,无一不在汗孔与二便,所以《汤液经》立一表二里之法,约方治在太阳、阳明、少阴三经中,不多出歧途以迷人。”此种临床证治观点,全然回避国内外医家所推崇的主治“半在外半在里”(《汤液经·卷二》)小柴胡汤“和法”的运用,可谓前无古人。在此基础上,他独辟蹊径,创制了“《汤液经》经方二十二主方表”,对经方的临床应用自成一家:“《汤液经》方治,所以皆在太阳、阳明、少阴三经中,自其出路以导之之道也。桂枝、麻黄、枳实、白虎,发汗方药也。承气、抵当、十枣,下血下水下燥屎方药也。五苓、黄芩,利小便方药也。附子、干姜诸剂,虽云温里,其病之去,亦由汗孔。《本经》于干姜、乌头下俱云‘出汗’。”

杨先生散见于书中的注释以及书后附录《中风伤寒温病实质比



较》、《经方药物古代分量考证》，从不同角度展现了他对经方独到的理论见解和临证心得。例如《中风伤寒温病实质比较》曰：

风性至不纯，有挟拥寒气之风，有挟拥热气之风；而挟拥寒气之风，又不能禁止其不挟热；挟拥热气之风，又不能禁止其不挟湿。且风之自远而至也，沿途征役、蛊毒之气，鬼疰之气，悉化驺从。蛊毒之气，即万物散放之毒也；鬼疰之气，即万物尸朽之气及其病气也。风气中无气不有，故其中人而为病也，有为风寒湿痹者，有为癥瘕、坚结者，有为消渴、温疟者，有为结胸、心悸者，有为呕吐、下利者，有为发黄、发狂者，有为诸惊，有为诸痫，有为诸痛，有为诸疮。诸般杂症，万不同之证象，皆由风作，故曰：‘风者百病之长也。’夫病之起也，每有先中热风而未即病，后中寒风而始并病者；先受水湿而未即病，后因中暍而始并病者；又有因邪气被制伏于一时，未能有所动作，俟得间乃出而跳梁者。如寒热并中之病，热气常为寒所胜伏，未得肆其猖狂，待表解寒去之后，始脱免制克而大显其身手。故病每多于汗吐下后，底蕴乃得尽见也。

此等议论，为实战克敌、功在必夺之语，非久经临证不能道来，对外感内伤交错之疑难杂症分析病机，明了治法，确有启发之功。

四、杨绍伊考次《汤液经》医史文献探讨

研究被誉为“方书之祖”、历经后汉魏晋近二千年流传下来的“仲景书”原貌，极大受限于原始线索、资料匮乏；而考证、编次张仲景之前的古方书，欲复原其旧，则更难上加难！针对杨先生考次伊尹



《汤液经》，笔者深深感到：本着“讨源端本，求实存真”的治学目的，与“孤证不立，引必有据”的治学原则，许多问题宜倍加审慎，存疑待考，不宜轻下结论。务必在历代书目著录的线索提示下，穷尽性收集与“仲景书”相关的传世、出土文献、文物，选择善本文献为依据，充分利用确凿的史料，综合参考，缜密推理，客观评价。如此，方不致不辨古今，混淆真假。

第一、如何看待商代伊尹曾经撰著《汤液经》

笔者尽可能查阅了相关甲骨文、金文、出土简帛、传世魏晋以前古籍，商代伊尹创制经方、著《汤液经》这一说法，目前尚未发现除《针灸甲乙经·序》之外其他出土或传世的任何一部西晋以前文献有雷同记述。即使是皇甫谧本人编纂的《帝王世纪》中，也没有与上述说法相同的记载。伊尹其人在甲骨文、金文、郭店楚简、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清华藏战国简、马王堆帛书、《尚书》、《诗经》、《礼记》、《论语》、《孟子》、《史记》、《汉书》、《后汉书》、《逸周书》、《竹书纪年》、《庄子》、《墨子》、《孙子兵法》、《吕氏春秋》、《离骚》等文献中屡次出现，但没有一处提及其与医药相关的文字。目前亦未搜寻到报道与伊尹相关的出土商周医药文物资料。从题名而言，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过录西汉刘歆《七略·方技略》记载：“《汤液经法》三十二卷。”但未留下任何作者信息。^① 其他传世、出土先秦两汉古

① 今传梁陶弘景撰《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提及：“商有圣相伊尹，撰《汤液经法》三卷。”因原卷子已毁于文革，其书作者、成书年代、版本流传、卷子真伪等问题学术界尚在讨论中。如：“国医大师”张灿理老先生亲口指出：姑且假设《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确为“敦煌古卷子”，则是否陶弘景确实见到过《汉书·艺文志》著录之《汤液经法》，为何历史上陶弘景、与之同时代、后人称引等所有著作对此事毫无蛛丝马迹论述？《辅行诀》屡次出现：“隐居曰”、“陶云”、“弘景曰”，是否某时代好事者据《汉书·艺文志》、《针灸甲乙经·序》所言，有意将张仲景所传经方重编，托名“师式”“伊尹撰《汤液经法》”而来，借陶弘景之名作《辅行诀》以炫世人？疑点甚多，故此《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提法目前尚不能作为可靠的文献依据。



籍中再未见《汤液经》之名。因此,杨绍伊先生所笃信的伊尹曾创制经方、著《汤液经》的传说因缺乏确凿无疑的史料依据,无法被确认为史实。

可以这样认为:皇甫谧所言“神农——伊尹——张仲景”的医学传承,粗线条地勾勒出从“上古——中古——东汉末”,经方从无到有历经了单味草药、到简单的无名单验方、到病脉证治与理法方药兼备的有名复方,漫长的演变轮廓。试可推论:古人从“药食同源”、“上医医国”、“仁医多寿”等角度寄托“经方”创作必渊源有自的美好愿望,故皇甫谧之言当受某些约定俗成的托古之风影响。至少从魏晋时期起,一部分人心目中,创制“经方”之祖一定非商初极善烹饪、理国有方、享年过百的“圣之任者”^①伊尹莫属。《汤液经法》西汉时即有之,认为伊尹创制的经方保存于其中顺理成章,该书原始作者自然亦非伊尹莫属^②,皇甫谧简称为《汤液》,后人尊称《汤液经》。如此,《汤液经法》被认为是《汤液经》在汉代的传本。

第二、如何看待张仲景依据《汤液经》体例而增广为《伤寒杂病论》

《汉书·艺文志》以后,目前知道的宋以前所有目录书中都不再著录《汤液经法》,也没有著录过《汤液经》之名。《隋书·经籍志》主要依据梁·阮孝绪《七录》等书而撰,载有:“《张仲景方》十五卷。仲景,后汉人。”“梁有《张仲景辨伤寒》十卷。”“《张仲景评病要方》一

① 语出《孟子·万章下》:“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

② 余嘉锡《古书通例》:“周秦古书,皆不题撰人。俗本有题者,皆后人所妄增。”“凡古书之题撰人者,皆所谓意、必之辞也。”“其中数传以后,不辨其出何人手笔,则推本先师,转相传述曰:此某先生之书云耳。”



卷。”“《张仲景疗妇人方》二卷。”之后《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目录著作有关张仲景医书著录较之递减。这些“仲景书”原貌如何,今已不得而知。

王叔和以后,各传本“仲景书”在流传中辗转传抄,失去了所谓《伤寒杂病论》原貌。张仲景著作至北宋初年形成专论“伤寒”与主论“杂病”两大传本体系。专论“伤寒”传本条文、方剂相对集中而完整,今天能见到的主要有魏晋王叔和《脉经》收录本、唐孙思邈《千金翼方》收录本、唐敦煌残卷本、北宋《太平圣惠方》收录本、北宋校正医书局校勘之《伤寒论》(明万历赵开美复刻本)、《金匱玉函经》(清康熙陈世杰校刊本)等,内容亦散见于东晋葛洪《肘后方》、南朝陈延之《经方小品》、唐孙思邈《千金要方》、唐王焘《外台秘要方》、日本丹波康赖《医心方》等;主论“杂病”传本条文、方剂相对分散而零乱,今天能见到的主要有北宋校正医书局校勘之《新编金匱方论》(元末邓珍序刻本)、《金匱要略方》(明洪武吴迁据宋抄本)等,内容亦散见于《脉经》、《肘后方》、《经方小品》、《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方》、《太平圣惠方》、《医心方》、《证类本草》等书。北宋校正医书局校勘之《伤寒论·自序》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无论这段话是否为张仲景所作,除《针灸甲乙经·序》之外,今天能见到的上述“仲景书”以及其他宋以前任何一部古书,没有一处标明属于《汤液经法》或明确为张仲景引用《汤液经法》的只言片语。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汤液经法》早已失传,其写作体例不得而知。因此,杨绍伊先生提出的张仲景依据《汤液经》体例而增广为《伤寒杂病论》、《汤液经》被“仲景书”全文



收录的提法缺乏可靠充分的文献证据,难被确认。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古书著述成编,多非一人一时,如《周易》之作“人更三圣,世历三古”^①,从医学发展的角度而言,理法方药完备、载有数百首行之有效方剂的《伤寒杂病论》,不会在东汉末年凭空产生。《汉书·艺文志·方技略·经方类》载:

《五藏六府痹十二病方》三十卷。

《五藏六府疝十六病方》四十卷。

《五藏六府瘕十二病方》四十卷。

《风寒热十六病方》二十六卷。

《泰始黄帝扁鹊俞拊方》二十三卷。

《五藏伤中十一病方》三十一卷。

《客疾五藏狂颠病方》十七卷。

《金创痍方》三十卷。

《妇人婴儿方》十九卷。

《汤液经法》三十二卷。

《神农黄帝食禁》七卷。

上述古医书后世再未见著录,难道这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内容全部亡佚了?李学勤先生在《对古书的反思》^②文中指出:大量出土简帛古籍与传世古书相对比,不难看出先秦两汉古书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大致出现了以下十种情况:①佚失无存;②名亡实存;③为今本一部;④后人增广;⑤后人修改;⑥经过重编;⑦合编成卷;

① 语出《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易类》。

② 李学勤著,李学勤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



⑧篇章单行；⑨异本并存；⑩改换文字。吴少珉、赵金昭主编《二十世纪疑古思潮》^①书中指出：

如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有些篇与《管子》有密切关系，尤其是《王兵》篇，其内容分别见于《管子》的《七发》、《参思》、《地图》等篇，通过对比可以看出是《管子》袭用、割裂《王兵》篇的。这对于了解《管子》的成书过程有重要意义。同时，古代数学、方技方面的著作，也是以较早的同类著作为依据，逐渐修改、增益而成定本的。如马王堆帛书和张家山汉简中的《脉书》，可以视作《黄帝内经·灵枢》中的《经脉》篇的祖本；张家山汉简《算数书》即后来《九章算术》的源头。

由上可知，西汉时期“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的医书内容，理当或多或少被后世医家所继承、以不同形式被后世医书所收录。中医学尤重代代相承，医书中后人收载前人成果的例子比比皆是，《伤寒杂病论》收载某些之前方书不悖常理。依据《伤寒论·自序》“勤求古训，博采众方”、《针灸甲乙经·序》“仲景论广《汤液》为十数卷”为线索，笔者曾将《武威汉代医简》所载病证方药等内容逐一与《金匱要略》比照，发现二者存在一定的条文相似、方剂相近的特点^②；又《伤寒论》中存在诸多“本云……今……”为句式的条文，均可证明《伤寒杂病论》对东汉末年之前的经方内容应该有所收录^③。只是目前无法判断《汤液经法》在东汉末是否传世、又确为张仲景所见，

① 吴少珉、赵金昭主编. 二十世纪疑古思潮.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3 年 7 月第一版

② 限于篇幅, 此不赘述。

③ 参见张灿理: 张仲景医方与《汤液经法》考. 上海中医药杂志, 2002, (7): 8-10。